

明表永之

光緒癸卯



明表永之
刻
卷八

二月
十日
刻



袁永之事附見明史文徵明傳此書著錄明
史藝文志計二十卷与此書三十九卷不符細加點
對此書原裝四冊目錄四葉本分裝冊多重裝
時乃併列首冊疑此為傳錄初葉末明志所以
乃定本如數目參差理或然也四庫全書及存
目均未列入而提要項篤壽今獻備遺下云
本刻袁所著而稍增換之以此未見此書其疑
莫能明也從石蓮盦借讀日記長洲章氏

皇清故家素家著
吳中人物志

書中多不詳遊素老先生姓大約是明
時人在傳古通徑自有迴出時人者
九十老人作序

袁袞字永之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會有詔翰林官並除即署授刑部主事
 改兵部上官未幾兵部火下詔獄謫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職方員外郎出為
 廣西提學僉事歲餘移疾乞休尋卒年四十六永之七歲即能為歌詩讀書中秘
 博習國朝典故歸田後讀書橫山別業著皇明獻實吳中人物志甫脫稿而卒伯
 兄表仲凡裝皆博學多藏書子尊尼字魯望嘉靖乙丑進士授南禮部主事歷考功
 升山東提學副使好學能書有集十二卷

列朝詩小傳

余廳壁有^{表公}遺翰題嘉靖癸巳同湖城諸公飲紀泉石紫微花下賦五律署胥臺山人今
 閱傳所著名皇明獻實此抄本用寓真日記格耳非書名也偶檢列朝詩小傳記此官識

卷之一

徐達

常遇春

李文忠

鄧愈

湯和

沐英

卷之二

劉基

宋濂

李善長

陶安

章溢

卷之三

傅友德

廖永忠

卷之四

王禕

孫炎

胡大海

花雲

廖永安

濮真

韓成

張子明

于光

卷之五

宋納

朱善

劉崧

董倫

陳瓘



卷之六

方孝孺、黃子澄

齊泰

練安

陳迪

卓敬

鐵鉉

黃觀

張統

耿清

茅大芳

侯恭

郭任

胡子昭

胡閔

卷之七

鄒公瑾

魏公冕

陳繼之

曾鳳韶

王度

王叔英

周是脩

戴德彝

盧原質

王良

樓璉

黃鉞

劉政

龔泰

卷之八

耿炳文、

馬宣

宋鑑

宋忠

廖鏞

張昂

姚善

陳彥回

顏瓌

葉惠仲、鄭恕

王省

高巍

錢芹

卷之九 楊士奇、楊榮、楊溥

卷之十 解縉、胡廣、金幼孜、胡儼

卷之十一 蹇義、夏原吉、胡濙

卷之十二 黃福、張本、虞謙、劉季篔

卷之十三 張輔、陳瑄、山雲

卷之十四 周新、陳諤

卷之十五 陳洽、劉子輔、鄭柱土

卷之十六 王直、王翱、顧佐、耿九疇

軒輶、年富

卷之十七 魏驥、吳納、魯穆

卷之十八 曾榮、劉定之

卷之十九 于謙、楊洪、郭登

卷之二十 劉球、李時勉、陳敬宗、周忱

韓雍、况鍾

卷之二十一 薛瑄、岳正

卷之二十二 徐有貞、李賢、彭時、商輅

卷之二十三 王竑、葉盛、林聰、程信

卷之二十四

章綸

廖莊

鍾同

卷之二十五

劉實

陳選

楊繼宗

林鷄

卷之二十六

楊瑄

練綱

張寧

毛吉

卷之二十七

王恕

何喬新

秦紘

彭韶

卷之二十八

章懋

羅倫

莊景

卷之二十九

吳與弼

胡居仁

陳獻章

賀欽

陳茂烈

卷之三十

楊守陳

丘濬

吳寬

王鏊

林瀚

卷之三十一

項忠

陳俊

高明

鄧廷瓚

王信

卷之三十二

劉大夏

韓文

馬文升

卷之三十三

張敷華

戴珊

張悅

許進

卷之三十四

耿裕

倪岳

周經

卷之三十五

謝鐸

黃孔昭

張元楨

王鴻儒

王雲鳳

蔡清

夏寅

卷之三十六

鄒智

黃鞏

卷之三十七

孫燧

許達

卷之三十八

胡世寧

吳廷舉

卷之三十九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徐達

徐達濠州人也元至正癸巳順帝十年滁陽王郭子興

據濠達與太祖高皇帝俱以兵屬子興達即委心

事太祖從授鎮撫勇略冠軍遂命位諸將上稍得

專征討乙未太祖為孫德崖軍所執郭子興亦方

繫德崖達身易太祖歸而郭亦歸德崖以易達由

是寵信日隆從渡江下采石太平虜元陳也先太平

城下東取溧水溧陽所至不戰輒克案堵如故丙申

從入建康拜大將軍浮江而下大破元軍克京口授

鎮江翼元帥

進江南等處行樞密院



同僉進攻毘陵虜張士誠弟張九六及其將張德丁
酉克毘陵進僉院徇下寧國宣城取馬駝沙戍克
宜興 太祖親征婺州達守建康己亥以池州功進
奉國上將軍同知密院征皖城擊趙普勝軍浮山砦
破之得潛山庚子陳友諒寇池州設伏破之斬首萬
人虜三千人張士誠陷我宜興攻復之辛丑進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從攻江州陳友諒走武昌屯兵
夏口以遏其歸路還守江州召還復命守江州比至
友諒已先入城守與戰大破之壬寅取豫章進征武
昌而友諒將康泰以豫章叛還擊擒之癸卯張士誠

寇我壽春 太祖親征救之達為先鋒破士誠軍遂
圍廬州而友諒復寇豫章 詔罷圍來救豫章 太
祖督諸將征友諒師次彭蠡湖友諒軍精甚達先驅
陷陳俘其軍千五百人友諒軍奪氣達還守建康我
軍乘勝鏖戰竟殲友諒語在常開平王事中甲辰進
右相國武昌平略取廬州江陵常德夷陵衡州諸郡
乙巳 太祖下令伐張士誠命達攻下淮東泰州丙
午克高郵淮陰安豐豐遂拜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
帥師二十萬東下大破士誠軍吳興皂林禽六萬人
下湖州進圍姑蘇達軍蒞門常遇春軍虎邱郭子興

非除陽王又軍婁門、華雲龍軍晉門、湯和軍闔門、王一郭子興耳、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材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寺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上置弓弩火筒、又置襄陽礮、所擊輒碎、城中大震、丁未、達從軍中上請事、太祖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伏羲、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勲、肇啓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

之士、不能過也、今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其從便宜行之、姑蘇城破、虜張士誠送建康、得兵二十五萬、師還、封信國公、賞賜冠、諸將拜征虜大將軍、北伐中原、太祖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宜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進克沂州、王宣降、取益州、定濠州、郡縣下濟南、洪武元年、太祖即皇帝位、進銀青榮祿

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少傅克樂安沂河取汴梁李景昌遁去由虎牢關入洛陽攻潼關李思齊走鳳翔張思道奔郾城遂入潼關徇取華陝鈞許陳汝諸州及諸山寨太祖幸汴梁達還謁行在所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趙州自臨清趨德州取長蘆師次直沽獲元海舡作浮橋以濟師使副將軍常遇春都督張興祖各帥師水陸並進元丞相也速弔遁去進克河西務通州元順帝及其后妃走漠北遂入元都戮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

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虜諸王子六人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府庫圖籍寶物及諸故宮殿門以兵守之使宦者護視宮人妃主禁士卒毋有所侵暴市不易肆雖曹彬之下江南不是過也遣人至京師獻平胡表文多不載承詔置燕山等六衛守北平分徇保定中山河間真定懷慶皆下西取晉冀澤潞元順帝聞我軍趨關中使擴廓帖木兒出鴈門道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率師遠出太原必空虛孫都督統六衛之師以鎮北平足禦之矣今乘其不備直趨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

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批亢擣虛者也若彼救太原進退失利此成禽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徑趨太原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軍救太原乃選精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遁去遂克太原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屯軍石州崞忻霍絳猗氏平陽皆下二年取鹿臺河中閔中進克鳳翔議師所向諸將皆曰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宜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此萬全之道也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地所出足以

共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進克隴州秦州趨鞏昌降元平章梁子中等遣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李思齊果不戰出降張思道走寧夏而使其弟張良臣守慶陽良臣懼而降達西征平涼良臣復叛達還督諸將攻慶陽拔之尽定陝西地太祖賞平中原功達功第一賜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襲三年破王保保軍于定西取興元西平吐蕃略地極西北乃還是冬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特進光祿寺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改封魏國公叅軍國事食祿

五千石賜訖命鐵券賜第京師表其里曰大功坊五年北征還復命守邊歲鎮北平十七年太陰教犯上將太祖心惡之召還京師明年薨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太祖親為製神道碑文命配享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一子輝祖襲封魏國公永樂改元以功臣子赦不誅壹爵而卒長女仁孝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

袁袞曰中山武寧王蓋國之元勳也高皇帝起濠滁間創基建康所躬親征討者惟陳氏耳餘皆以命將而中山王功最大削楚平吳其次齊魯河洛燕

晉秦隴不三四年屢殲元亮電掃殘胡雖稟成算賴諸將之力然威敵制勝未有能多若此者也又不自矜伐終始遵法守禮無少過差豈不謂難乎漢之蕭曹唐之英衛方之蔑矣位冠元臣澤流子孫世享爵號與國咸休宜乎哉宜乎哉

常遇春

常遇春者濠州懷遠人也勇力絕人初屬劉聚乙未聞太祖在和陽棄聚未歸未至因卧田中夢神人披金甲擁盾呼曰起起主君至矣寤而太祖騎從適至即與其徒衆乞歸附居無何自請為先鋒太

祖曰爾未就食耳若自有主吾弗能留也遇春涕泣
堅請太祖曰爾且從渡江俟克八平事我未晚也
太祖引兵薄采石磯元軍列陣磯上而磯下多大舟
距岸三丈餘莫敢登者遇春乘輕舟繼進太祖麾
之使前遇春即奮戈先登元軍披靡遂拔采石乘勝
取太平授總管府先鋒進管軍總管丙申元中丞藍
子海牙復屯兵采石南北路絕而將士家室多在淮
西咸懷內顧太祖命遇春攻破蛮子海牙軍尋命
守溧陽從入建康功先諸將與徐達克京口授承信
校尉領軍先鋒攻毘陵青軍反圍徐達于牛塘遇春

督諸將夾擊大破之虜其驍將張德進統軍大元帥
丁酉克毘陵遷中翼大元帥與徐達下寧國克馬馱
沙攻取池州戊戌進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走水軍
大元帥太祖親征婺州己亥轉鎮國上將軍同僉
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州攻下衢州進僉院
攻杭州庚子召還京師與徐達攻破安慶趙普勝水
寨陳友諒將攻池州声言救安慶遇春策知之乃以
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友諒果攻池州伏兵起
陳軍大敗友諒既陷太平寇我龍灣復與諸將設伏
大破之太祖追襲友諒遇春守京師辛丑拜江南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從取安慶江州還守龍灣張士誠寇長興遇春往救擊破之長興圍解壬寅羅友賢據池州神仙寨將與士誠合抗歛震動遇春攻斬友賢餘黨悉平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從攻破之與徐達圍廬州城將下而友諒寇豫章甚急太祖帥舟師二十萬討友諒遇春解圍來會友諒即東出彭蠡湖以迎我師遇之康郎山楚軍乘上流傾國而來其鋒甚銳遇春督諸將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烟焰蔽天十里之間湖水尽赤友諒將張定邊素鳥猛直前搏戰遇

春射中定邊定邊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楚軍尚強請縱其去遇春獨無言太祖乃命諸將逆流而上列舟蔽江以控湖口凡旬有五日楚軍食少突出求戰遇春復火攻之楚軍潰逐北數十里酣戰者良久自辰至未不解太祖所乘舟及遇春舟皆膠于沙遇春力戰太祖舟乃得脫去而所乘舟復突重圍以出頃之友諒中流矢貫精及顛而死得士卒十萬張定邊復立友諒子理于武昌引兵合圍之甲辰理銜壁出降荆湖皆附進中書平章政事與徐達取廬州略下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攻熊

天瑞于贛州克之。徇定南安、南雄、韶州，還取安陸、襄陽。與徐達攻克秦州。丙午，克高郵、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進攻浙西，虜張士誠將尹義于太湖，直趨湖州之弁山。水陸鏖戰，張軍大潰，遂圍湖州。偽丞相張士忠悉發境中兵來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將奇兵繞出賊後，結營東阡，且填壅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拒鬪，一鼓勝之。士誠奔還，遣其將徐義統、赤龍、缸親軍來援，復敗之。烏鎮、舊館降。將兵六萬徇湖州。李伯昇出降。湖州下，遂圍姑蘇。虜張士誠進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拜征虜副將。

軍與徐達北征中原。戊申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進銀青榮祿大夫上國，燕太子少保。攻下山東諸郡，取汴梁。進攻河南，元軍以五萬人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入其陳，虜攢槊刺遇春，遇春一發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俘其衆。河南平。渡河取河北諸郡。進攻元都，克之下保定、中山、真定，趨太原。元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遇春與徐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選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必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擴廓帖木兒果敗遁去。進大同、竹貞、桑城、走河東下，西入秦。張良弼走，李思齊降。奉先、鳳

翔鞏昌臨洮皆下元也。速侵通州。詔遇春還擊之。遂擣永平。趨大寧也。速遁去。攻破開平。元順帝北走。追至北河。虜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得軍萬人。車萬兩。馬三千匹。牛五萬頭。還師次柳河川。薨。贈翎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太廟。及功臣廟。位皆第二。子茂襲封鄭國公。

袁袞曰：國之興也，必有虎臣。詩曰：時維鷹揚，變伐大商。明興諸將，以功名顯稱者多矣。而開平王獨以驍勇著聞。彭蠡之後，血戰者累旬，僵屍蔽湖，湖水為

之不流。鉅鹿昆陽之戰，弗若是慘也。彼章邯尋邑之徒，豈項羽世祖敵手。交諒維鹿，暴寡謀然。地廣兵強，勢居上游，僭竊帝號，空國而戰，可不謂勁敵乎。而開平王獨賈勇死戰，方其走張定邊，脫高皇舟，一何壯也。高皇帝嘗曰：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信矣哉。

李文忠

李文忠，字思本，泗州盱眙人也。父禎，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文忠，年十二而公主薨。隴西公携文忠走軍中，幾不能存。聞太祖在滁陽，謁見。太

祖大喜，即自收養文忠，擇師教之。丁酉，以舍人領軍策應池州。陳友諒寇池州，擊敗之。戊戌，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敗元判院阿魯灰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進次淳安，夜襲破偽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會兵取嚴州，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張士誠遣將率苗獠水陸奄至，大敗之。取所俘賊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賊見之，遁去。己亥，攻下諸暨。壬寅，苗獠蔣英賊殺越國公胡大海，反據金華。文忠馳赴之，賊棄城走。擢浙江行中書省左丞。癸卯，謝再興據諸暨以叛。太祖命築新城於諸暨西以

拒之。再興誘連張士誠寇東陽，擊破之。甲辰，陞右丞。乙巳，士誠復遣偽司徒李伯昇率衆號二十萬寇新城。文忠去新城十里，營于龍潭。新城守將胡德濟以衆寡不敵，請入城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何避之有？」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禽也。」及戰，文忠橫槊擣鞍，引數千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衆之賊大潰。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斬首數萬級，生擒偽同僉韓謙。

等六百餘人甲士三千馬八百委棄鎧仗山積捷聞高皇帝大喜徵入賜御衣名馬丙午命總水陸之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餘杭杭州等將潘元明出降文忠入城令曰有敢擅入民居者斬卒有借民釜者即磔以徇由是內外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馬六百就加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洪武元年討平閩中餘寇二年拜偏將軍副開平王常遇春征進迤北敗江文清於錦川次大寧元將也速逆戰敗之追至滦河斬其宗王慶生及其將鼎住進克上都開平王薨詔文忠領其衆大同受圍甚急文忠馳救之師

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擊敗之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阻水為營虜乘夜來攻文忠堅壁不動以二營委之士皆殊死戰不可敗比明策其飢疲乃分軍為左右翼出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伯降其衆萬餘人進兵至莽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平章祝真克應昌獲元順帝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人諸王達官宋元玉璽金寶玉冊玉鎮圭大圭玉笋王斧元太子北走追之不及而還擒元將江唐國公于中興進攻虹螺山悉降之師還

上平胡表文多不載。加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四年蜀平。詔文忠鎮撫。五年同中山王征迤北。文忠總東道兵。取和林。師至哈刺莽。未虜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東平侯韓政守輜重，驢駒河，令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至土刺河。元將哈刺張蚩子渡河列騎以待。文忠督軍力戰，虜却走。追騁海虜益多，乃據險為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甚衆。至哥兒麻思，所乘馬忽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刑牲以祭。六年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

花七年，詔總兵北伐，駐兵伐縣，遣將四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復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理。擒承旨百家奴，召還參軍國重事，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薨于京師。子景隆襲封曹國公。

袁袞曰：岐陽王，高皇帝姊子也。以肺肝之親，攀風雲之會，東征西討，所向輒克。五出漠北，深入不毛之地，克上都，破應昌，殘胡窟，匿獸駭鳥散，繫孫子虜名。王雪白登之宿耻，攄青衣之積憤，壯矣哉！雖李靖之

禽突厥介子之斬樓蘭殺以過也家居恂恂若儒生
賦詩雅歌有祭遵虜之風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岐陽有烏

鄧愈

鄧愈者泗州虹縣人也父順興起兵臨濠與元兵戰
死長子交隆代領其衆病死衆推愈領軍事愈年十
六出戰必身先破敵軍中咸服其勇乙未率所部歸
太祖于滁陽克管軍總管從渡江下采石太平入金
陵拔溧水京口咸與有功陞元帥出守廣德長鎗謝
元帥來寇廣德奮擊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

餘人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秉勝克
徽州浙江苗元帥率衆十萬餘來攻城愈與胡大海
等分門出戰大敗之擊殺元帥鐵木兒不花斬首五
百餘級獲士卒三千餘人遂克婺源取嚴州攻破淳
安縣賊金子玆獲馬百餘匹降三千餘人遷同舍樞
密院事尋轉僉院略浙江臨安大敗張軍鎮饒州陳
友諒據江州教遣舟師來攻城愈屢殲其衆除江南
行省參政仍兼僉院總制諸翼軍馬取浮梁樂平悉
定饒地進攻江西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
降意愈知其情即卷甲夜趨比旦入其城克明單騎

走，愈號令嚴，秋毫無犯。城中人爭持羊酒迎勞，悉謝不受。授江西行省參政，鎮南昌。友諒悉發國中兵圍南昌，愈固守，相持者三月。太祖親征友諒，大戰彭蠡湖，友諒敗死。與開平王合兵取贛州、南安、南雄、韶州，皆下。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烽火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愈撫以恩信，遠遁悅服。吳元年，擢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略中原，而以愈為征戎將軍，攻下唐州、南陽、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年，拜征虜左副將軍，平隴西，大敗王保保于定西，招降河州土番諸酋。

帥及朶甘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封衛國公。五年，拜征南將軍，討澧州溪洞蠻，平之。九年，吐蕃部落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愈為征西將軍討之。愈分兵為三，深入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斬首無算，獲馬牛羊一十餘萬，召還道薨。追封寧河王，謚武順。袁袞曰：寧河王之功大矣哉！方友諒之順流東下也，卷土合圍，氣吞豫章，頓兵堅城之下者三月，其鋒銳亦略少挫矣。卒之漂血康郎，僵屍彭蠡，一發而殪，雖高皇帝之神武，然固守以待王師，扼其喉咽，使友諒進退失據者，寧河之功也。作鎮八州，威嚴以敵愾，恩

信以撫人禮下賢士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諸

湯和

湯和字鼎臣鳳陽人也幼有奇志與群兒嬉必習騎射為戲及長身長七尺侗儻多智略元至正壬辰滁陽王起兵濠州和伏劍率壯士千餘人從之時高皇帝處滁陽甥館和即委心推奉焉從攻滁州授管軍總管乙未高皇帝取和州時諸將多滁陽部曲驕貴未盡效臣禮惟和率所部聽命甚謹帝心嘉焉陳也先來攻和州擊走之從渡江下采石取姑孰獲馬三百士卒稱是因分兵取溧水句容丙申從入

建業同中山王取京口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克常州命和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戊戌張思誠再寇常州擊却之癸卯大破其軍于陽山拜中書左丞甲辰遷平章己巳擊斬江西賊姚大膽遂取永新州仍守常州吳元年會諸將取姑蘇虜張士誠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方國珍據溫台慶元三郡和督諸軍征之國珍懼乘大船逃海島中遣人諭降之乘勝下福州洪武元年略定閩中諸郡虜陳友定以歸高皇帝幸汴梁和扈從同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

中入潼關。隴皆平。三年，襲敗橫廓帖木兒，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封中山侯。四年，奉詔征偽夏。蜀人鎖瞿唐峽，以遏舟師。和以計敗之。水陸並進，遂擣偽都。明昇降。五年，北征，窮追至和林。八年，移鎮彰德。十年，進封信國公。同岐陽王練兵鳳陽。十一年，巡撫西河。繕州完其城。十四年，北伐，下灰山，擒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文通。十六年，詔往四川永寧，治壩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為亂，和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入朝乞骸骨。上喜，賜第於鳳陽。復謂和曰：日本小夷，數擾東海，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

害地築城戍守。和乃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成，賜歸鳳陽，賞賚甚厚。二十八年薨，封東甌王，追謚襄武。

袁袞曰：襄武王，豐沛故人也。方其與高皇帝比肩事滁陽，以智勇同受寵信，即能識真主於風塵中，知所攀依。馬援有言：匪獨君擇臣，臣亦擇君。智矣哉！襄武久鎮常州，力抗偽吳使。高皇無東顧之憂，得專意漢楚者，和之功也。禽士誠，降國珣，掃閩定蜀，功不細矣。白首爵上公，寵眷崇渥，以功名令終，智矣哉！

沐英

沐英字文英鳳陽之定遠人也少孤隨母避兵母病死無依八歲謁高皇帝于濠陽高皇帝憐而子之賜姓朱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鎮京口稍遷廣信衛指揮使洪武元年復姓沐氏從東甌王定閩中累陞同知太都府事九年乘傳安輯熙河十年副寧河王征番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山轉鬪千里俘獲萬計封西平侯十一年拜征西將軍征西番平朶甘納隣七站拓地數千里十三年征和林略以集乃甸渡黃河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乃分軍為四翼銜枚疾走夜薄其營親督驍勇衝其中堅元國公

脫火赤等全部皆降十四年出古北口渡驢駒河虜知院李宣以歸雲南不庭詔拜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英為副將軍討之繇辰沅出羅鬼攻下普定普安元梁王栢匝刺瓦爾密遣其平章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于曲靖會天大霧冒霧趨白石江虜大驚以為自天而下也穎國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然步卒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佯若渡者潛遣其兵從下流以濟出賊陣後鳴鑼角樹旗幟以疑之陣動英麾軍泅水以渡大戰者良久率鉄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里麻俘二萬人梁王走死

滇池島中，狗下鳥撒，徵江惟大理不下，乃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英探甲亂流，攻破龍尾關，進薄大理城，攻破之，生擒段世永、昌鶴、慶會，川皆平。悉定雲南，地詔班師，留英鎮守，乃辦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數以均其力，後勅目疎簡，人咸便之。麓川緬車里八百媳婦皆內附，然夷性反覆，數叛，輒討平之。二十一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緬思倫發以三十萬衆寇定遠，英親將兵三萬討之，始戰，獲一象，殺百餘人，英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下令分軍為三，多用火器，間以長刀，明日大戰，乘風縱砲，象皆股栗，三

軍夾擊之，呼聲震山谷，殺其大將刀斯郎等，蠻師大奔，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獲四十七象，餘盡殪。思倫發遂附，自是平緬，不復反矣。二十六年，薨于鎮，追封黔寧王，謚昭靖。子春，字景春，年十七，即隨英征西番，及從征雲南、江西，順天王賊皆先登，襲爵西平侯，鎮雲南，數平蠻寇有功，在鎮七年，闢田至三十萬餘畝，復民戶五千餘，鑿鉄池河，灌田數萬畝，民受其利。春沉毅果敢，明識絕倫，綽有父風。

袁泰曰：余嘗聞黔寧王善用兵，能以少擊衆，方其躡崑崙，踰流沙，焚穹廬，雖霍衛弗過也。遂殲梁王，定雲

南作鎮十年教平蠻夷撫卒伍禮賢者政令寬簡西南晏寧子孫世封奄宅滇土匹美中山盛矣哉

劉基

劉基字伯溫括蒼人也元末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揭謂文安公曼碩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寓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盡閱之翼日即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基基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江西行省辟為掾史議事不合去復為江浙儒學副提舉上書言御史失職事寢不行而遂投劾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字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

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臨安全盛。諸公大駭。以為狂。且曰。是欲累我族。滅也。悉避走。基獨痛飲而罷。時人莫測也。惟西蜀趙天澤竒之。以為諸葛孔明之流。方國珣谷反。省憲復辟。為行省都事。基建議。方氏首亂。宜捕而斬之。省以基所議請于朝。准招安。且授谷珣以官。乃駁基所議。以為擅作威福。羈管紹興。方氏遂橫。莫能制矣。行省復以基為行樞密院經歷。而經畧使李谷鳳奏。基有軍功。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不錄。授處州路總督府判。乃棄官屏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自見。容曰。今天

下擾擾。以公之才略。據括蒼。併金華。胡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以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基曰。吾嘗惡方谷珣。張士誠筆所為。今若此。何以異。被邪。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高皇帝之下。金華定括蒼也。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遂決計趨金陵。而總制官孫炎適以命來。聘遂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偽漢陳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請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議降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

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龍灣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乃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大敗陳軍。上以克敵之賞賞基。基悉辭不受。元旦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行慶賀禮。基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因極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定征討之計。攻皖城。不拔。基請徑取江州。上悉軍而西。夾諒走湖廣。拔江州。上使宋國公馮勝攻皖。命基授方略。基書片紙授之。今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

雲起。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啣枚躡其後。疾擊之。可盡禽也。衆初未信。夜半至某所。果有雲起。如基言。竟擒賊而還。遂拔皖城。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基自後陽所坐胡床。上悟。許之。均美以洪都降。母富夫人喪。辭歸。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孫炎等。衢州守將夏毅。恒擾。莫知所為。或謀翻城以應賊。會基至。迎入城。一夕定之。即移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遂同諸軍克復處州。擒苗帥方谷玠。素畏基名。數遣人致書問基。不敢受。遣

人白于上。上因令基與通問。因宣示國家威德。谷珣遂納土入貢。上時時使人以軍國事問基。基條荅悉中機宜。赴京道嚴州。適張軍寇嚴州。岐陽王欲奮擊之。基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擊之，此成禽耳。比三日，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賊壁壘旗幟如故，且鼓聲戒嚴，疑莫敢輕動。基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窮追至東陽。悉擒之。基既至金陵，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以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滅，取張如囊

中物耳。時友諒復寇洪都。上親征友諒，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基密請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友諒死，荆湖平。上還京，定計取士誠。因定中原，拓地西北。基密謀居多。上或時至基所，屏人語。移時乃去。維至親密莫聞也。拜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閩，果敗沒。他日基見上，上方欲刑人。基曰：何為上語？以所夢。基曰：是衆字頭，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也。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上乃留所欲刑人。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捷至，上大善。悉以

所留人命基縱之熒惑守心群臣皆震懼基密奏宜
罪己以回天意翼日 上臨朝即以基言論群臣衆
心始安大旱上命基讞滯獄平反者甚衆天應時雨
上大喜基因奏請宜立法定制從之張士誠既滅張
昶欲亂政使人上書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未幾昶以罪誅 上
嘗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基言李公
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
地和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
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

宜求大木勝彼者如巨鶩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基密奏立軍衛法拜御史
臺中丞中丞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如宋制畝悉
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止科五合且曰使劉伯溫
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 上幸鳳陽基居守請于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
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基劾中書
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丞相李善長素愛彬
請緩其事不聽馳奏行在 上從基廢彬死刑基承
旨斬之由是大忤李公 上還京師李公懇之基乃

乞歸 上問基何言基因奏曰鳳陽雖 帝鄉然非
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後定西失利
王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叙基勲伐召至京師累
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固
辭不敢當上欲相楊憲基素善憲以為不可 上恠
之基曰憲有相才而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
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然則胡
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
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

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虛心
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授弘文館
學士進封誠意伯四年歸老鄉里 上嘗以手書問
天象事基悉條答大略言霜雷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悉以付史館尋入朝八
年疾作命馳驛歸薨于家先是楊憲敗汪廣洋繼之
尋貶廣東乃相惟壻基大感語人曰使吾言不驗蒼
生之福也吾言而驗其如蒼生何遂憂憤成疾死之
前數日以天文書授長子璉使上之且戒勿習復命
其仲子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亡益也他日

上必思我如有問當為我審奏之其略以為循德省刑祈天永命之本也政之寬猛如循環然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相連略幸 聖主留意乃後胡惟庸竟以謀逆族誅世以基為知人璉字孟藻仕至江西右參政有父風

袁袞曰孟軻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信矣哉如劉公者其卓然名世者乎方其不卑小官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其與五就傑者何異及既佐真主謀謨惟幄言行計從歡若魚水子房之於高祖孔明之遇先主不足稱也觀其先楚後吳決成

敗於一言定皇業於呼吸大笑哉王佐之才其伊呂之儔歟功成身退希赤松之辟穀慕陶朱之遠遊可謂既明且哲者矣而卒困于胡惟庸之口向非 高皇之明危矣詩曰諛人罔極又曰貪人敗類吁可畏也夫

宋濂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也在在妊七月而生少多病稍長好學極博群書從吳貞文公萊習古文辭復從游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二公皆當代大儒亟稱濂且自謂弗如也由是文名震海內至正中執政者薦為

翰林國史編脩官固辭入龍門山著書歲庚子高
皇帝遣使者樊觀走書幣徵濂曰吾聞大亂極而
真人生今其時矣遂幡然應詔與青田劉基麗水葉
琛龍泉章溢入見高皇帝尊禮之語必稱先生而
不名授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旨授皇太子經召
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
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改起居注上
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濂曰尚書二典三
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明之上曰
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收取時務

所先耳嘗侍上論賞賚濂曰得天下以人心為本苟
得人心帑藏雖竭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將焉
用之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
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問濂適
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
不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未幾以疾告
詔還家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濂上箋謝復
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脩業以副天下
之望上覽書甚喜召皇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
荅尋丁父憂洪武二年詔徵濂總脩元史除翰林院

學士知制誥兼脩國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書異不書祥為是故也皇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濂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袍以祭祭畢上召問大臣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衮

冕何也濂曰衮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句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慾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恭矣上稱善者久之三年遷國子司業四年授安遠縣知縣五年召還授禮部主事遷太子贊善大夫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濂請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壁時時諦觀之六年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俾在坐者聽之濂既如詔復進曰漢武好神仙之學喜四夷之功民力既竭嚴刑以震服之臣

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心則邪說不能入與學校教
民則禍亂無由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嘗語濂曰
朕之為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
濂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
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願陛下
慎終始如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問三代之治天下也
以仁義故歷年多後世莫及進翰林侍講學士奉 詔作
辨姦錄祖訓成命濂序之 上稱善嘗侍 上後苑
觀獲 上曰農事成矣濂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

天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實盛德也 上嘗問曰三代之
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尚躬行君人
者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弗化者乎詔纂
脩大明日曆一百卷擇其大者為寶訓五卷濂總裁
其事朝夕禁中濂在朝夕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
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
儀及勲臣名卿功德之文承上意旨論次紀述咸可
傳於後世在 上前所陳說必以誠雜家事苟有問
亦一一道之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上嘗問濂
昨日飲酒會坐客為誰肴羞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

羞以對。上笑曰：誠如卿言。卿飲時，朕潛使人視卿。卿真不欺。久之，益親信濂。欲使參大政，濂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得待罪禁近，足矣。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政理。或夜分乃退。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復問否者為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或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奉制詠鷹，七步而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語。上曰：卿可謂善諫矣。濂畏慎，凡禁中語，絕不以語人。署溫樹二字於所居之壁。有以禁中事問者，即指以示之。上嘗與濂飲，濂辭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大歡笑，御製楚辭一章以賜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使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濂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九年，拜翰林學士。上謂濂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使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詔徵濂之孫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尋拜中子璉為中書舍人。上時試璉與慎而訓戒之。上笑語濂曰：卿為朕教太

子諸王。朕為卿教子孫。濂頓首謝。濂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璩與慎共掖扶下殿。三世官內廷。人以為榮。復以濂行步艱。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詔群臣咸作之。以寵焉。有詔許百官言事。時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狃。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怒未解。召問濂。曰。彼應詔言事。其心忠耳。惡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復覽其疏。中有定采者。召阿意者罵曰。方吾怒時。若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木。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上嘗

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君子者乎。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冬。致仕將歸。賜御製文集及綺帛。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對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候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至家拜表稱謝。上箋皇太子。論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焉。初。濂辭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上佇想已久。是問者數矣。及至大喜。皇太子諸王皆動色相賀。上降

勅符遣儀曹賜膠膳諸物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
禁籟侍食便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
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避謝不敢當歲暮辭
歸復遣中貴人賜上尊既行數日 上語璩曰朕疇
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爾父雖去其容儀儼
然在朕目中也璩謝曰非陛下過念臣父何以形諸
夢寐濂方入朝朝之百執事惟恐濂之弗留也下至
寺人衛卒咸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爭先覩濂蠻夷
朝貢者數問濂安否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
啻拱璧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其使者奉勅請文
以百金為獻弗受 上以問濂對曰天朝侍從之官
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濂之學
無所不窺而尤以篤行為尚嘗曰古之學者使心正
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篤
於人倫好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
食之久而不棄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荅至
王公貴人曾不少降下一候其門朝廷有大議援古
今辨說侃侃不回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產
業自少至老手不廢書及歸青蘿山閉戶纂述人罕
窺其面視近甚明能一忝上作十餘字十三年以慎

獲罪安置茂州卒於夔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羅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行于世懌濂之孫也建文君即位念濂舊學召懌復官翰林而濂之門人棲璉鄭楷皆見擢用

袁袞曰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高皇帝下金陵定括蒼首聘四子此亦巖涓弓旌之遇也宋公雖白首侍從無封侯之業優游禁近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其所奏對諷而不失正輒見采納觀其始見高皇帝問取天下大計即以不殺為對此豈小儒曲

學瑣瑣富強者能之哉卒能以其所學潤色鴻業使我明之禮樂文章煥乎與三代同風區區叔孫通桓榮之徒不足數矣

李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也至正甲午高皇帝南畧滁陽善長伏劔謁軍門上以其長者禮之問曰天下戰鬪紛々何時定乎善長對曰昔秦失其政四方塗涌漢高起自布衣提三尺劔不五載而稱帝蓋由懿大度知人善使故也今元以夷主華倫紀隳斃天下政務悉以夷人主之暴於虎狼至正以來法理蠹廢

加賦調繁重。要之視秦烈矣。是以群推帽奮土崩瓦
解。蓋天厭其德。非人力所致。主公產於濠城。距沛邑
不數百里。與漢高同受山川王氣。能法漢高。所為天
下不足定也。上曰。漢高用三傑。今徐達勇略。或可
方韓信。張良。蕭何。先生可以當之乎。善長對曰。張良
之智。後世鮮倫。善長何敢望。如何之供給餽餉。或可
勉焉。上曰。古張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
為今張良者。先生幸以教孤。孤將親試焉。對曰。方今
天下才智之士。甚衆。善長不能悉之。所知者。惟金華
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

者。無如青田劉基。善長曰。稚聞其名。宜悉招致。以佐
大業。上大悅。留置幕下。俾掌書記。贊畫軍機。饋餉。
甚見親信。上謀取和陽。謂善長曰。滁院隄山。不通
舟楫。且無形勢。可據。非用武地。欲圖和陽。可乎。善長
對曰。和城兵無紀律。師一臨。即下。然亦非用武地。主
公欲圖大業。非金陵不可。金陵自周末時。已有王氣。
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南巡當之。諸葛亮言。龍蟠
虎踞。真帝王都。用武之地。無如金陵。上曰。善。俟取
和陽後。當與卿圖之。上嘗從容語善長曰。方今羣
雄並爭。非智者不可與謀。吾觀群雄中。用事者多短。

敗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致於敗主者亦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和諸將毋效彼所為也滁陽王欲拔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往涕泣訴于上上曰主帥之命不可違也善長終不肯往乙未和陽既下滁陽命上總和陽兵諸將多不悅賴善長督兵敗之殺獲甚衆久之上謀渡江而無舟巢湖俞通海等以舟師來附上甚喜長曰此天意也願急渡江六月朔上遂渡江拔采石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令善長為戒嚴軍士榜入太平即張之初軍士欲肆剽掠見榜揭通衢皆然愕不敢動城中肅然

拜善長元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從克建康上欲取京口患諸將縱士卒暴橫為民害召而數之欲寘之法善長懇救乃免七月善長等奉上為吳國公乃拜善長為行省叅議時江右草創命將四征善長傳供給億軍無乏食戊戌上征婺州善長留守庚子文諒既僭號約張士誠共侵建康上與康茂才謀連文諒茂才曰吾家有老閹嘗事文諒令贖書往約為內應文諒信之必速來以問善長善長曰吾方以賊為憂奈何速之耶上曰使二虜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士誠膽落矣善長曰善乃遣老閹進書文諒

甚喜問康公何在。曰：今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還曰：吾當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老闍還具以告。善長乃以鐵石易江東橋。一夕而成。友諒至見非木橋。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惶惑遽還。伏發大敗之。友諒但以身免。降其將張志雄。辛丑。善長議立鹽法、錢法、茶法。上皆從之。以善長兼大都督府司馬事。尋叅中書省事。上親征江州。及大戰彭蠡。取武昌。善長皆留守。甲辰。奉。上為吳王。陞右相國。時猶尚右偽漢滅。上表稱賀。建議立康山忠臣廟。以報死事者。乙巳。承。詔歸江西軍中所掠牛。其民無牛者。官

給之。勿取其租。建議江西湖廣魚課。歲可得穀一百餘萬石。以資軍餉。宜歲差官以按欺隱。上從之。李濟據濠州。上命善長為書招之。反覆數千言。利害明切。濟得書遂降。上往濠梁省陵墓。善長留守。吳元年六月。率群臣勸。上即皇帝位。上不許。善長爭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服于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已歸。

人心已服。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
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遺譏于後。吾
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時刑獄太繁。善長奏自今犯辜者。宜從欽恤。無更連
坐。上其可奏。叅議李欽冰。楊希聖弄權。善長刻奏。
上皆黜之。九月。姑蘇破。執張士誠。送建康。論功封宣
國公。尋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善長左相國。命中書
省定律令。以善長為總裁官。議取中原。及福建。廣西。
十二月。善長復率群臣奉表勸進。上曰。始吾勉從
衆言。即王位。今卿等復勸即。皇帝位。恐德薄不足。

以當尊。善長等復頓首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君不正
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群
下勸進。亦不違其情。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
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請。
上固辭。善長等復固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
吾意天下未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
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
儀進。明年戊申正月乙亥。上祭告帝祇于南郊。即
皇帝位于郊壇南。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善長率群臣及都城父老北面拜舞蹈呼萬歲者三
上還御奉天殿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上命善長奉
冊寶立皇后及皇太子進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尋
兼太子少師二月善長率禮官進圓丘方丘宗廟社
稷議各具沿革以進詔大將軍徐達等北伐中原命
善長祭江河漢濟然後出師五月上幸汴梁善長
留守軍國事皆決焉賀還善長奏定六部官制十
二月定官民喪服之制及三司朝賀東宮儀二年正
月承制立功臣廟於鷄籠山定太歲風雲雷雨嶽
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祭禮及翰林院官制二月命

善長監脩元史奉詔立皇陵碑四月奉詔編
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八月定大祀
受誓戒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功三年正月議北征
沙漠三月議定朝臣服色四月定官民書禮儀式禁
民間名字毋得犯先聖先賢大國君臣及漢晉唐宋
國號議置司農司於河南從善長議也五月承制給
恤之祿於武官之陣亡物故無子孫而有父母及妻
者六月奏禁淫祀及僧道師巫諸邪術詔從之議定
文武官朝服之制七月元史成賜善長綺帛左丞楊
憲恃寵專恣挾私忿刻奏右丞相汪廣洋陰事善長

怒奏憲 上命群臣按治憲伏誅北征師還善長率百官上表賀進封韓國公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善長等兼職 上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亡謂也嘗慮廷臣與宮寮不合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江充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此兼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四年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地若干頃守墳人百五十六佃戶一千五百戶 詔董建臨濠宮殿七年上謂善長曰濠州吾故鄉兵革之後人少田荒乃移江南民十有四萬于

濠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總之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謀逆事覺辭連善長群臣請併罪善長 上曰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也吾不忍罪之其勿問五月復命善長理臺事十四年議征漠北及雲南十六年上表賀平雲南奉詔定嫡妾封贈及文官封贈蔭叙之例皆從之二十三年五月星變其占為大臣災未幾善長薨長子祺尚臨安公主 袁袞曰昔劉項戰滎陽成臯間蕭何功第一史稱高祖知人善任使舉國而委之何非至明孰能之哉方 高皇帝之趨彭蠡也西畏強楚東逼勁吳謀臣

猛將空國以爭死敵。建康草創，人無固志。岌岌乎殆哉。李公一書生，固守根本，晏然無虞。此與蕭相何異？東征西討，給饋餉，繕器械，未嘗乏絕。和輯諸將，一心同力，以贊王業。其所奏定法制，綱目細，可細可傳。雖聖模宏遠，臣盡不少矣。而學大夫罕述焉。豈以胡黨少之哉？余覽定遠黃金開國功臣錄，錄李公事頗詳，稍芟其繁，為作此傳。如李公之勲，孰能使無聞哉。

陶安

陶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也。元末舉浙江鄉試，授明

道書院山長，調高郵書院。避亂家居。高皇帝渡江，取太平，安與李習等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推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上大喜，授安元

帥府令史從克金陵轉行省都事拜左司員外郎陞
郎中上既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安四
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
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克武昌命安
知黃州輕徭薄稅民咸悅服改桐城令移知饒州時
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其民民皆樂輸信州盜蕭明
攻饒安率吏民拒守援兵至賊敗走諸將以鄉民多
從賊欲屠之安曰為賊所勦耳柰何殺之由是民皆
得全上嘉其功賜詩褒美焉安入朝饒人歌之曰
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命復

守饒州饒人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
塞我思侯德建生祠尸祝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
召安為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命安總
之詔脩律令安為議律官洪武元年安與劉基言於
上曰聞將倣元制設中書令以太子為之上土言取
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制豈足法太子宜尊
禮師傳博通古今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
彼作中書令乎因選大臣勲德者兼東宮官職上
嘗御東閣安與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上曰喪
亂之原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

侈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鄉紳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為所惑。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鎮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高祖廟。社稷宜祭以仲春仲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上是之。復奏議冕服之制，凡國家制度禮文多安所定。擬上嘗製對，安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時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寧有此，且爾何由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邪。命黜御史，尋拜安江西行省叅政，卒于官。安博學，尤精於易筮，驗如神。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袁袞曰 高皇帝之渡江也三吳豪傑未有至者而
安獨首先謁所言皆大計卒之定基金陵弔伐之師
遠過湯武安言悉離驗非三位之才能之手昔鄧禹
追光武于鄴下房玄齡謁太宗于軍門皆一言合意
遂為元功如陶公者豈出房鄧下手尚論其世亦劉
宋之匹儔也

章溢

章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也少從王叔劉游講正心
脩身之學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改官陝
西要溢與俱至武林忽心悸辭歸父病已革八日而

逝人以為純孝所感至正間斬黃妖賊犯龍泉溢從
子存仁為賊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有此兒不可使
無後挺身出詣賊請代賊素聞溢名及得溢大喜就
問計策溢正色拒之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獨不畏
族滅邪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且死溢曰
死即死耳終不為不義屈賊壯之不敢加害乘夜給
守者脫歸集民兵擊走之教從石抹宜孫平寇有功
授龍泉縣主簿不受復累戰功陞松陽縣尹福建行
省校檢金浙東都元帥有事皆辭不受結廬匡山避
地入閩中 高皇遣使以束帛聘溢乃與劉基葉琛

宋濂同至建業。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守其留輔予矣。居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田之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以定其賦役。民咸便之。濂久病在告。一日，上念濂以問都事張來碩。對曰：濂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言歸。鬱成疾耳。即日命濂歸省。浙東始設按察司，拜僉事，尋改湖廣。建議刑棄多曠地，直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上曰：濂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按察使宋思顏、孔克仁、僉事王璠先後以事逮獄。辭連濂，濂憂懼無所措。上遣劉基喻之曰：予素知章濂守法，勿疑也。胡深敗沒，慶州扇動，陞濂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濂辭曰：臣前任浙東，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宥。今若加擢，益重臣過。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司事。比

洪武元年正月拜御史中丞

兼太子贊善大夫。溢務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為言。溢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是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溢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恠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為之霽威，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文忠入閩，閩平，詔

存道以所部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闕，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不信也。上不懌而罷。溢繼論奏曰：兵已征闕者，放歸農，其昔嘗叛逆者，耳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孰能成茲事者？溢受詔即行。比至慶州，母夫人已沒，馳歸乞守制，不許。溢洒泣治戎事，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章再上乞終喪。詔可其奏。哀毀成疾，至賊寇慶元龍泉時，官軍盡戍浦城，城中軍少，溢召舊所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賊

不敢犯。戍浦城者，苦乏食。上以屬溢，暨行省右丞李文忠、文忠欲運慶州糧以餉之。溢曰：今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多，請拘入官而均給之。食乃足。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納款，人以為詐。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自全計，非詐也。具以事聞。詔許之。而德柔已為友定所併。溢因留其使厚恤之。中書省命慶州造海舡，并僉溪舡戶一千為水軍。既有領之者，復隸軍府，役繁而事擾。溢奏設水軍千戶所，以專統之。慶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深為奏免雜稅而行。省復有所科奏，罷之。浙西諸郡皆

平。上召溢，且命分兵取閩中，而以其子存道守慶州。溢入見。上嘉獎甚至，諭群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九服，李文忠之威信，君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忠出師。如溢策，慶州糧舊額一萬三千有奇，軍興加至十倍，民不堪命。溢言之丞相，丞相目入奏。上曰：「吾勞慶民久矣，詔從其舊。」

袁袞曰：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章公一儒者，提戈躍馬，掃清妖氛，牧民馭衆之才，兼資文武。綽乎有寇恂之風，登臺端振肅綱紀，表儀百僚，務存大體，正直忠厚，章公有焉。

